第一讲　概述

本教程题为“当代外国军事思想”,其中的“当代”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这一历史时期;“外国”指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印度和越南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军事思想”指这些国家的国家军事思想。

一、外国军事思想的概念

研究外国的国家军事思想，有必要首先明确什么是“军事思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写的《军语》（1997年版）给“军事思想”下的定义是:“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通常表现为国防与军队建设、战争准备与实施的指导理论和基本原则。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受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制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傅全有同志在为《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1997年版）军事思想卷撰写的领条“军事思想”中,对“军事思想”所下的定义较为详细：“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的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可按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阶级、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主导性兵器的特征等分类。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军事思想是军事科学的综合性基础理论门类，对军事科学其他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类的研究与发展具有总体指导作用，又从军事科学其他门类中吸取营养,使自身不断发展。”

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而言，其军事思想是该国对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基本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是该国军事实践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在该国的军事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某一国家军事思想时，要着眼于该国的长期军事实践，着眼于该国的有关论著，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概括。当然，如果研究对象国对其军事思想已有理论概括，那就方便多了。但是，外国往往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概括，有些国家的政府更换频繁，更疏于做这样的概括。因此，外国的军事思想常常需要后人、甚至外国人去总结。例如美国，虽然每届政府上台，几乎都要提出自己的军事战略，都要对指导军事实践的具体方针政策做些审查或调整，但它们不重视军事理论体系的构建，不去概括自己的军事思想,甚至连它们的‘ 军事战略 ’和‘ 防务战略 ’是否有区别这样的简单问题，也不去澄清。因此，进行美国军事思想研究，就只能依据我国给“ 军事思想 ”所下的定义，从美国的军事实践出发，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和理论概括。日本和德国是美国的盟国，它们在军事上也是着重具体指导方针政策的研究和调整，不注重理论体系的构建。苏联比较重视建立军事科学概念体系,它对军事学说、军事科学、军事学术、军事战略等都有明确的定义，但也没有给军事思想的地位和内涵作明确的规定。在这方面，俄罗斯基本上继承了苏联的做法。印度和越南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没有建立完整的军事科学概念体系，更没有对其军事思想作系统的理论概括。因此,研究日本、德国、苏联(俄罗斯)、越南和印度等国的军事思想，同样需要我们自己去分析和归纳。我国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者，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思想，都从“ 官方和军事理论界关于战争、军队和作战等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 ”的角度做过深刻的研究。我们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做些补充和进一步的概括，这无疑是有益的尝试。

二、外国军事思想的内容

军事思想的作用和功能，从总体上讲，是考察和回答军事领域的根本性问题，揭示军事领域的一般规律，并为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提供基本方针和原则，为研究和解决军事问题提供理论指导。这种作用和功能规定了军事思想的内容大体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哲学层次，即解决战争观问题和军事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二是军事实践基本指导方针层次，即具体规定了战争指导、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实践活动应当遵循的方针和原则。

对于国家的军事思想，从第一个层次看，实际上是涉及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制度和战略文化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以美国为例，它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价值观是以资产阶级利益观为核心的“个人至上”观，它的社会制度是维护垄断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的战略文化是以扩张和谋求全球霸权确保美国的繁荣的文化。所以，它在战争观以及军事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唯心的、唯实力的、唯意志的和唯美国的。它凭借在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积累起来、后来又有大发展的超级军事大国的实力，称霸世界。在冷战时期，它以另一超级大国苏联为称霸的主要障碍，长期与苏联搞军事对抗，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冷战后，它视一切敢于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说“不”的国家和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为敌，动辄以武力实施威胁或打击。什么“战争的正义性”、“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和‘国际安全新秩序”，在美国的军事思想中只有一个解释：有利于美国以军事力量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德国和日本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军事思想的哲学层次上和美国大同小异，但是它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和战败国，还是美国的盟国，它们的军事思维既要受战败国‘基本法’的制约,还要受美国‘保护伞’的限制。因此,它们相对地没有美国那么无所顾忌,而是试图逐步地突破‘基本法’和‘保护

伞”的限制，做一个可以自由地以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和推行国家意志的军事大国。苏联虽然曾是社会主义国家，曾以马列主义的哲学观点观察和处理军事问题。但是，俄罗斯封建大帝国的战略文化对其战略思维的影响根深蒂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便演变成了搞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它沉湎于苏美争霸，虽然和美国进行激烈的军事对抗，但在战争观和军事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几乎和美国别无二致。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和美国在军事上搞缓和，除了在实力竞争中失利这一因素之外，哲学上的趋同性起了很大的作用。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的军事遗产，但也对这些遗产进行清理和反思。从目前情况看,叶利钦总统的‘冷和平’思维在起作用,在对俄罗斯军事思想的哲学层次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印度的悠久历史、地理环境和大英帝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其军事思想的哲学层次出现多棱镜效应。它是二战后才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但却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欺负、控制甚至侵略周边国家,它是弱国,但谋求军事大国的实力和地位；它亲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印度洋的控制，但又极力发展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关系，对西方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亲和力。联系印度自称是“第三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实际，我们似可认为，印度的军事哲学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注意运用马列主义的哲学观点谋划本国的军事问题。但不可否认，越南曾追随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搞地区称霸。总之，军事思想的哲学层次是管方向的、管战略思维的，因而是决定性的，是军事思想的根本与核心部分。

国家的军事思想的第二个层次，是军事实践的指导方针问题，实际上这与国家的类型有关。在这方面，超级大国与一般大国、中小国家不同；谋求全球霸权的国家与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谋求本国安全的国家也不同。美国是谋求全球霸权的超级大国，它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着眼于全球、立足于威慑的外向型方针，从冷战时期

的‘ 遏制战略 ’到冷战后的‘ 营造、反应和准备战略 ”,其间虽经 7 次大调整，都贯穿了这一咄咄逼人的方针。其军队建设指导方针，是军事战略方针在军队建设上的体现，其目的，在冷战时期是把美军建设成既有实施战略威慑能力，又有实战能力，既能打核战争，又能打常规战争，既能打世界大战，又能打局部战争的强大军队；在冷战后时期是利用军事革命的成果，增强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以及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战争和应付各种危机的能力，确保美军在下世纪仍然拥有战胜任何对手的军事优势。其作战思想，不管是在冷战时期或是在冷战后时期，居主导地位的原则都是强调：发挥海空优势和其他军事技术优势，以进攻为主要作战类型，多军兵种联合作战，与盟国进行联军作战，重视以战争行动在欧亚大陆边缘争夺势力范围，以及力避与大国直接交战。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实践指导方针，同样受战败国“ 基本法 ”和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的影响。在冷战时期，德国地处美苏在欧洲对抗的前沿，它的军事实践主要是如何当好前沿防御的主角，也即在可能发生的欧洲大战中如何发挥迟滞苏联进攻的“ 绊马索 ”作用。而日本地处美苏在东方对抗的前沿，其军事实践也主要是如何在美国的主导下,发挥阻止苏联南下和东进的‘ 绊马索 ’作用。在冷战后,美国将德、日等盟国当作营造有利于美独霸世界的国际环境的工具，德日两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 绊马索 ”作用减弱了，参与美国在世界各地打局部战争和处理危机的作用增强了。因此，德日两国的军事实践指导方针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军事战略、军队建设和作战思想等都朝着伙同美国推行炮舰政策的方向调整。苏联是另一企图夺取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实践，总体而言是以同美国争夺军事优势和势力范围为指导方针。为了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抗衡，苏联一直保持着军事力量的数量优势，并努力争取质量（技术）优势。当技术差距尤其是核导弹武器的技术差距较大时，苏联军事战略方针一般以防御为主，当技术差距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时，其军事战略方针转而以进攻性为主。及至戈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巴乔夫时代，苏联的军事实践方针才转向以防止战争为根本任务、以防御为基本态势、放弃谋求军事优势和放弃政治建军的原则。这些转变实际上也为苏联解体创造了条件。俄罗斯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大国,但深刻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军事危机,使它难以像苏联那样对外施加军事影响和进行全球军事争夺。它的军事实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防御性的，将以确保俄及其盟友（独联体国家）的安全不受侵犯为根本目标。俄分别于 1993 和 1999 年颁布军事学说，其中提出的俄军事实践指导方针可以归纳为：俄军事力量必须与大国地位相符，必须能够遏止西方对俄安全空间的挤压，必须有足够的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慑止对俄的任何战争威胁；俄军要重点准备打赢各种局部战争、特别是地区性局部战争，同时要为俄维持国内稳定服务；军队的规模要合理足够、职业化水平要高、现代化水平要居世界前列；俄军事经济要为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活动提供充足的支持。印度是一个有地区霸权思想的国家，其军事实践的指导方针，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谋求军事大国地位,及至 1998 年印度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少有的拥有核武器、航空母舰和三军武器装备较先进的军事大国；二是以军事力量为手段在南亚称霸。它曾发动三次印巴战争，占领了克什米尔的大部分地区和肢解了巴基斯坦；曾侵略中国，并强化了对 12 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军事占领；曾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显示它在南亚的‘ 国际警察 ’地位 曾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实施对锡金的吞并和对不丹的控制。而越南，从 1945 年9 月宣布建国到本书截稿时为止，其军事实践以战争为主，曾先后进行 8年抗法战争、11 年抗美和解放南方战争以及持续约 11年的入侵柬埔寨战争。其抗法和抗美战争是争取国家解放和统一的正义战争，并以有越南特色的人民战争思想为指导，取得了全面胜利。其入侵柬埔寨战争是追随苏联搞地区霸权的非正义战争，因而以失败告终。越南真正进入和平时期军事建设是在 1989 年宣布从柬完全撤军之后。此后，其军事实践以‘ 全民国防 ’为基本指导思想,以‘ 积极防御 ’为军事

战略方针，以预防局部战争和争夺、维护海上利益为战略重点，以“革命化、正规化、精锐化和现代化”为建军方针。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军事思想的实践指导方针层次是与实践结合最紧密、因而也是更为活跃的层次。

国家军事思想的两个层次实际上是密不可分和相辅相成的。换言之，其哲学层次既规定了实践指导层次的方向和方法，也以军事实践指导为主要载体和体现途径；而其实践指导层次，既是哲学层次的最生动的体现，也是哲学层次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力量源泉。所以，在外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切不可机械地将其哲学部分和实践指导方针部分割裂开来，而应将其看成一个整体。

三、外国军事思想的发展规律

各国国情不同，其军事思想的发展各有特殊规律。但也有一些共同点。

第一，与国家的社会制度相适应。军事思想属于国家的上层建筑，与国家的制度密切相关。从上述六国的情况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思想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利益观、认识论的反映，必然具有某种侵略性、冒险性和进攻性。如果这个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其军事思想必然要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更具侵略性、冒险性和进攻性，而且具有强烈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而社会主义国家，军事思想是无产阶级政治的反映，目的是保证本国人民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里进行劳动和创造，因此其本质是防御性的。当然，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个阶段或某些问题上也会出现背离无产阶级政治的情况，从而使其军事思想偏离防御性轨道。还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会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军事思想随之不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利益观的反映。

第二，以国家安全战略为依据。任何国家都有国家安全战略，只不过多数国家没有将其写成国家或政府文件予以公布。个别大

国由于奉行全球战略，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往往定期公布其“国家安全战略”，以统一国内各部门的认识和行动，更好地推行其全球战略和维护其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美国总统自 1987 年以来,每年都要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阐述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以及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支持目标的政策和措施。这些“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成了美国更新军事思想、调整军事战略、加强国防与军队建设和调整对外用兵原则的依据。俄罗斯总统曾于 1997 和 1999 年向国家杜马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内容主要涉及军事安全，是反映俄军事思想的重要文件。德、日两国没有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但是北约的军事战略、日美防务合作方针及两国政府国防报告的部分内容，反映了它们的国家安全观念，成为它们的军事思想发展的依据。日本政府还于 1986 年正式设置“安全保障会议”，定期讨论国家安全政策问题，这对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自不待言。印度的国家安全问题最高决策机构是“内阁政治事务委员会”，越南的国家安全问题最高决策机构是越共政治局，这些机构的决策对各自国家军事思想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第三，以国家的经济力为基础。上述六国的二战后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军事思想总是和国家的经济力相适应的。国家的经济力的发展，为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军事活动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从而推动国家军事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尤其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成果在军事上的应用，对军事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它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武器装备的性能，而且开阔了人的眼界，使人从新的角度和高度去谋划军事问题，从而导致新的军事理论的诞生。因此，以科技能力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力的飞跃性发展，必然带来军事革命，引起军事思想的重大变革。例如美国，它在当前的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它在新军事革命中也处在前沿，其军事思想也最为活跃。而俄罗斯，由于经济困难，科技发展受限，其军事思想比较沉闷，借重比较先进的核力量仍然是主要趋势。印度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靠有限的军费买来的，所

以它的军事现代化是较低档次的和不配套的，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的发展不可能是飞跃式的。当然，军事思想的发展也可以是超前的，可以反过来促进军事科技的发展和带动民用技术及至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在美国也表现得很明显。

第四，受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沉淀下来的，它不但对民族的思维模式、行为和生活方式，而且对国家的政治观点和军事思想，都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例如美国，它是英国的新教徒以“上帝的选民”和“落后民族的拯救者”的姿态征服了印第安人后建立的国家。在发展和强大起来后，它以同样的思维和姿态宣布“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阻止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在发展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首强之后,它再次以同样的思维和姿态,宣布‘美国要领导世界”,并发动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冷战结束以后，它认为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单极世界的“战略机遇期”到来了，便又以同样的思维和姿态宣布 美国要以‘参与和扩展战略’改造世界。美国这种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以扩张和征服求发展的传统文化，使它认为其对外发动的战争必然是正义的，谋求不可挑战的军事优势是理所当然的;‘充任世界警察头子”,纠集仆从国干涉别国内政是不可非议的。其他几国的情形基本相似。俄国的“欧亚大国”和“东正教大国’文化,日本的‘岛国根性”,“富国强兵’和‘武士道’文化,德国的“普鲁士精神”,印度的‘印度中心论’和越南的多元文化,都给这些国家的军事思想留下了烙印。

第五，在军事实践中不断发展。军事思想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一切反映了军事规律的军事思想都是军事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和深化，这是客观规律。任何国家的军事思想，毫无疑问需要继承该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优秀成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反映和适应当前和未来军事实践的需要。也就是说，新的军事实践对军事思想不断进行检验，并推动军事思想不断进行变革。和平时期的军

事实践可以检验和推动军事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但最权威的和最有力的检验和推动是战争实践。全球霸权欲使美国十分重视保持军事思想的领先性。它推动军事思想的发展有两个方法，一是用科技推动,二是用实践推动。所谓‘ 科技推动 ”,就是把高新技术首先用于军事，迫使军事思想适应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快的现实。所谓‘ 实践推动 ”,就是不断地举行军事演习(包括模拟演习)和经常对外用兵。军事演习和局部战争不但是美国新武器装备的试验场，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新军事思想的试验场。美国几乎每一届总统都提出新的军事战略，实际上既有展示自己的治军新招的政治需要，也有总结前一届总统治军的成败教训，提出新的治军思路的需要。其他国家也十分重视总结军事实践的经验教训，及时更新军事思想，只不过它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没有美国那么迅速、军事实践的需求没有美国那么迫切，所以，军事思想更新的速度相对较慢。

第六，在相互比较、竞争和对抗中发展。人类军事思想发展史是一部在比较、竞争和对抗中不断发展的历史。冷战中，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就是在竞争和对抗中不断提出新的军事思想。尤其美国，为了保持对苏的压倒性军事优势，总是保持着一种“ 苏联赶上来了 ”的危机感，在军事思想领域不断出台新战略、新观点、新原则、新举措，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谋求在竞争和对抗中发展其军事优势及其军事思想。因此，它指认伊拉克和朝鲜等国为主要的敌性国家，把可能掌握核生化武器和信息战技术的其他国家和组织视为危险对手，把中国和俄罗斯看作是潜在的“ 全球性对手 ”，并为威慑或打击这些敌性国家和对手研制新的武器装备、开发新的军事技术和革新军事思想。德国和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它们的军事思想的发展道路，实际是美国的翻版。比如日本近年起劲地宣传‘ 中国威胁论 ’和朝鲜的‘ 导弹威胁论 ”,就是为其确立突破“ 专守防卫 ”限制的新军事思想寻找借口。印度始终把同中国和巴基斯坦对抗作为其军事力量和军事思想发展的依

据。它 1998 年冒天下之大不韪试验核武器，就是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的。越南的人民战争军事思想，是在同日本、法国和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当然，军事思想的发展不一定都以同敌国竞争、对抗为前提，通过与别国的先进军事思想进行比较，学习其长处，同样可以发展自己的军事思想，这是大多数国家军事思想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外国军事思想的发展趋势

在跨世纪的时候，世界安全形势的走势是：多极化仍在发展，但遇到了美国的单极企图的激烈对抗；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但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局部战争和各种危机和冲突此起彼伏，世界仍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科学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在军事上运用，正在引起一场世界规模的军事革命。在这种形势下，外国军事思想似有以下发展趋势：

1. 军事实践的高科技含量急剧增大，军事思想发展的速度因而加快。正在兴起的军事革命，不只是武器装备的革命，还是军事实践的革命，因而也是军事思想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是各国军事思想快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2. 各国的军事思想将围绕对付局部战争的威胁发展。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交通和通信的发展等因素，使世界大战的威胁变小、局部战争的威胁增大。因此，各国的军事思想将以对付各种原因引起的局部战争为中心任务。为此，各国的军队将朝减少或限制规模和科技强军的方向发展。

3. 各国的军事思想的研究方法将更加科学化。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使通过模拟现实检验和论证军事理论和观点的可行性成为可能，加之将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论等新理论,以及行为学、心理学、管理学、国际法学等社会科学新理论成果引入军事思想研究，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使军事思想研究更有科学性和前瞻性，人们对军事问题规律的认识将更清楚，军事思想将更活跃。

思考题：

1. 外国军事思想的共性和发展规律。
2. 外国军事思想的发展趋势。
3. 研究外国军事思想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讲　当代美国军事思想

在美国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尚未发现有关军事思想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论述。本讲所述美国军事思想，是美国官方和理论界关于战争、军队、作战以及其他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是美国长期军事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美国进行战争和军队建设等军事实践的理论依据。

一、冷战时期的美国军事思想

(一)冷战时期对美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因素

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对其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背景因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有：

第一，称霸全球的国家战略。在 19 世纪末期，美国已经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它强烈需要海外市场，力图同欧洲列强在全世界展开争夺。虽然两次世界大战都未殃及美国本土，但是美国都出于和列强争夺世界市场和霸权的国家战略目标，抛弃了“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政策,参与了大战,并在战后以‘主要战胜国’的身份出现，极力主宰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先是以仲裁者、调停人的面目出现，然后以反法西斯联盟的盟主自居。二战结束前夕，美总统杜鲁门就在致国会的咨文中称美国“已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战争结束不久，他就在国会宣

布：“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① 此后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把充当‘世界领导’也即‘世界霸主’作为他们执政的目标。因此,二战后的美国军事思想,是以‘称霸全球’为轴线发展的。

第二,向外扩张的美国经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战败，英、法战争创伤严重，惟有美国战争损失最小，其受 30 年代大萧条影响的经济，甚至在战争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以工业实力为例,1938 年美国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 36%，西欧各国占 35.6%,日本占 4.6%;到 1948 年，美国所占比例升至 54.6%,而西欧则降为 22.6%,日本降到 1.2%。战后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美国更加依赖海外出口市场、海外进口原料和能源，更加追求资本输出。这就决定了美国经济上的对外渗透和扩张欲望越来越强烈，也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思想的取向。

第三，美苏对抗的国际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结果，是改造了世界的战略格局。西欧列强和日本衰落了，美国和苏联突出出来了，而他们恰好是实力几乎相当、国家战略目标相背、意识形态相抗的对手，世界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两极抗衡的时代。它们的对抗是全面的，不但有政治的、经济的，而且有外交的、军事的;不但在欧洲‘中心区’进行,而且在广大的所谓‘中间地带’‘边缘地带’进行，甚至太空和大洋底下也成了他们对抗的场所。

第四，飞跃发展的科学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利用了 20 世纪上半叶科技发展的成果，使战争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机器战争”，并引起了一场空前深刻的军事革命；同时它也促进了各国的科技的发展，为战后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战后，核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并

①黄安年著：《二十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5 页。

首先应用于军事，从而在美苏之间引发了持续而激烈的军备竞赛。伴随着科技和军备竞赛的是美苏双方军事思想的革新。尤其在美国，科技对军事思想的影响更为突出。20 世纪上半叶美国科技发展迅速，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为胜利者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战后，美国仍保持着科技领域尤其是军事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这是美国军事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的重要推动力。

第五，外向型的思想文化。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人民对本国社会实践及其所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理性认识，它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历史延续性。思想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对军事问题的认识、立场和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美国的思想文化中，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军事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历史经验。美国历史短,发展快,自 1865 年以来没有内战。这些历史经验使美国很自负，同时有冒险性和随意性。二是地缘政治观。美国的地理条件，一方面是东西临大洋、南北无强邻，另一方面是地处大陆面积小、人口少的西半球。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美国是世界上安全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也决定了由垄断资本所控制的美国必然产生进行全球争夺、谋求全球霸权的地缘政治观，还决定了美国必然致力于将战争阻挡在本土之外和进行远距离作战。三是意识形态。美国的独特历史使美国以“上帝的选民”“优秀民族”自居,并产生了美国有征服“劣等民族”、把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的权力的所谓“天定命运论”。二战后“天定命运论”加上“世界领导论”成了“全球霸主论”。“全球霸主论”明显地贯穿着两个思想，即反共产主义思想和排斥其他任何大国的思想。四是政治传统。美国搞所谓的民主政治，使垄断集团和利益集团可以在民主的掩盖下，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社会舆论和民意，左右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操纵国家的军事机器。

（二）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1. 战争观。美国的战争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利益观和安全观的产物，集中反映在美国的一些战争理论研究专家的著作之

中。

关于战争的定义。美国公认的著名战争理论研究专家昆西·赖特,曾为美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美英合编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等权威性典籍撰写“战争”一词的释义。他认为“:战争是在一些政治集团,特别是主权国家之间,使用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在相当长时间内进行的一种冲突。”他同时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国内各政治集团间的武装冲突只能称为“反叛”和“镇压叛乱”,进行殖民远征只能称作“军事讨伐或军事探险”,大国对小国使用武力只能称作“干涉或镇压”,尽管这些武装冲突的烈度可以达到战争的程度,也不能称之为“战争”。他还认为,鉴于各交战国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战争也可定义为“一种同样得到法律允许的两个或更多的敌对集团用武力进行冲突的状态”。显然,昆西·赖特给战争下的定义,反映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美化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大国为推行强权政治而进行的战争。

关于战争的性质。昆西·赖特认为,虽然人们习惯于从合法的意义上认识战争,但本世纪以来的许多国际约法都要求不要以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的分歧,认为战争是非法的。例如 1928 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联合国宪章中,都有这类内容。既然国际法规定战争是非法的,那么发动战争者是“非正义的”,而反对战争者是“正义”的。他也指出,尽管有这些法律规定,但是战争并没有消失。由于昆西·赖特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他不可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分析战争的“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不正义”,更不能解释为什么国际法不能导致战争消失的根本原因。另外,不少美国学者认为,战争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和平则是“人们缔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在宣传战争的天然合理性,为西方的侵略和干涉战争政策作辩护。

关于战争的根源。美国学者一般从“战争的社会学”的角度去探讨战争的根源。昆 ·赖特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随着文明的

进步、国家的出现，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够生存和发展，如果大小国家之间的力量差异更趋悬殊，如果军事技术有利于发动进攻，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粮食供应的增长，那么，国与国的关系就会不稳定，就会导致战争。他还认为，具有不同的文化或理想的人们发生接触的时候，旨在推广文化、传播宗教、谋求获利的机会或政治权力的“帝国战争就会发生”。另外，在不同的时代出现了“由一套软弱无力的国际法和均势政治”维持的国际体系。在国际体系中，一旦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权威变弱，战争就会爆发，体系就会瓦解。至于一个国家的内战，他认为一般是政府集权过度或集权不足所致。当然，在美国对战争的根源还有许多别的看法。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战争的根源说到底还是殖民主义者经常提到的“黄金”、“福音”和“荣誉”，只不过在现代“黄金”指一切财富；“福音”指理想、信仰和宗教；“荣誉”指尊严、地位和均势。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美国较多的政治家和学者认为，在影响战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精神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因素，也即国家的利益、国家的政策。当然，也有不少人持另一种看法，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将战争看作是推行政治的手段的观点“已经过时了”。他们的理由，一是联合国宪章、国际条约、国际安全组织和裁军和军控措施等，已使战争成为不可能；二是核武器是“绝对武器”，随着核垄断的结束，一旦爆发核战争，不但没有胜利者，而且一切政治都将结束。甚至基辛格都认为，核战争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不能作为“政策的工具”。但是，这种“过时论”，在美国并不占上风，占上风的看法是，在核时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例如，美国陆军 1986 年版《作战纲要》指出：“一切军事行动均谋求达到政治目的，并受政治目的支配。”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在美国盛行这样的观点：美国式的自由企业经济制度，使经济上的考虑超过军事上的考虑，因而可以防止战争；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制度，使每一个国家都依赖于世界经济，从而能够防止战争；政治边界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容易导致贫穷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